

西太后艳史演义

(民国) 李伯通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太后艳史演义/ (民国) 李伯通著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9.9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ISBN 7 - 80094 - 732 - 7

. 西 李 章回小说 - 中国 - 现代 .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4247 号

目 录

昭阳艳史

浓情艳史

西太后艳史演义

第 一 回	应世劫那拉后降生 破宦囊承恩公遇匪 (91)
第 二 回	清河县将错送程仪 郑亲王无端逢国色 (104)
第 三 回	酿乱已成洪杨起事 举棋未定林李归神 (117)
第 四 回	卷妖氛太平军略地 中副选那拉氏入宫 (129)
第 五 回	木兰围咸丰帝取乐 坤宁宫孝贞后示威 (141)

第 六 回	少海星明百官朝贺 天津血战长毛退兵	(153)
第 七 回	金陵城里大起杀机 圆明园中遍征女色	(165)
第 八 回	触权贵白中堂含冤 作洋奴叶制军辱国	(177)
第 九 回	弃京都皇上走热河 烧御园洋兵据海淀	(190)
第 十 回	染沉痾君王垂顾命 定大计国母拥新皇	(202)
第 十 一 回	正位两宫称姊称妹 揭穿内幕疑雨疑云	(214)
第 十 二 回	曾国藩三路进兵 洪秀全一朝服毒	(226)
第 十 三 回	追长毛竟走小天王 剿捻军又调曾文正	(238)
第 十 四 回	剿捻成功淮军报捷 临朝受贺穆宗大婚	(252)
第 十 五 回	安得海竟罹法网 李莲英骤入宫闱	(264)
第 十 六 回	曾文正积劳谢人世 同治帝久病出天花	(276)
第 十 七 回	一误再误金轮则天 前身后身卧龙诸葛	(288)
第 十 八 回	左宗棠命将定回疆 岑毓英相机剿滇众	(300)
第 十 九 回	平大理重用杨玉科 殉惠陵剧怜吴可读	(313)

第二十回	顽雨痴云深宫败露 灵丹妙药毒水流传	(326)
第二十一回	祸起萧墙慈安逝世 衅生海国越南构兵	(339)
第二十二回	张佩纶落魄走马江 寇连材抽身进醇邸	(351)
第二十三回	法外说法欢喜参禅 奇中出奇支离酿祸	(364)
第二十四回	朝鲜衅生新党旧党 中国势败海军陆军	(378)
第二十五回	颐和园皇上领训 春帆楼傅相议和	(390)
第二十六回	战台湾独剩刘永福 变新法重用康有为	(403)
第二十七回	以母制子三次训政 借题翻案会议建储	(415)
第二十八回	立储君拳民起事 杀公使各国兴兵	(428)
第二十九回	老佛爷溜出厚载门 小朝廷寄顿西安省	(441)
第三十回	赶回銮醇邸出洋 恁误国庆王专政	(454)
第三十一回	行新政换汤不换药 得噩梦疑死复疑生	(466)
第三十二回	两宫逝世摄政行权 党人起兵幼帝逊国	(478)

第一回

应世劫那拉后降生 破宦囊承恩公遇匪

雄鸡低首牝鸡啼，满眼妖云艳雾迷；毕竟河山归葬送，蛇神牛鬼日稗西。乘龙赤凤总荒唐，摘艳熏香梦一场；五十年来翻稗史，昆明湖水宿鸳鸯。圆明园子四春宫，马槊琵琶角技中；动地鼓鼙都不管，儿皇亦趁绮罗丛。王建新哦百首词，宫闱锁读几人知；真儿尚自开疑窦，何况瀛台住假儿。貂 孽焰逼人来，日傍慈云笑口开；坐卧不离真孝子，承恩全仗滑稽才。外戚分明重母家，一时烜赫醉荣华，末朝又演移宫剧，岂独袁丝作爪牙。六飞西幸复回銮，劫后园林带笑看；从此京华添庆记，红红翠翠总波澜。无端祸水惹龙 ，行雨行云亦太痴；头白宫娥能记曲，不妨哀怨写乌丝。

这八首新词，是一位斗方名士冬烘先生所撰，要算得本书一个楔子。他因国体更变，言论上没有什么忌讳，一把年纪，已渐渐老了，趁着脑髓尚足，记忆力尚强，于前清轶事

蝉闻，还得些实在。看书的都是些过来人，我说到哪里，诸位必然明白到哪里。但有一层，我怕这讥刺朝政，揭穿宫闱隐事，有伤忠厚。佛说：言人过失，当打下拔舌地狱。诸位想想，我牺牲这三寸不烂之舌，为着什么？为的那阿鼻地狱，早已满坑满谷，填塞了一班淫孽奸邪！任他富贵达于极点，骄奢到了万分，一口气不来，不能把最高贵的头衔，带到阴司去吓鬼；不能把偌大的货财，去向阎王老子买通关节。那男人家喜欢的爱妾爱童，女人家赏鉴的 襴面首，莫讲是要到孽镜台前对案，就这孽蓬枯骨，还能够卖俏迎欢吗？新学家说是无鬼神，也不过咬着牙根，同人强辩。要晓得造孽越深，受祸越酷。几见有男奸女淫的，受了多少良好结果？家是破了，国是亡了，那不美的名声，还捱着千秋万岁的唾骂。这是从哪里说起？

闲话少讲。单讲那前清道光年间，当时的局面，似乎海晏河清，太平无事。其实地雷火炮，已埋伏得密密层层，只要导线一引，那就轰天震地价发作，把一座锦绣河山，变成个稀糊塌烂。这是个什么道理？因为清朝的骄奢淫逸，已是达于极点。比如一个人家，若祖父做些榜样，造下无穷的孽因，到子孙手里，不会得有好结果的。从前雍正、乾隆两朝，那些深宫内苑的秘史，穷奢极欲的繁华，在下如铺叙一番，诸位要吓得咋舌。不讲别的，就是那一座圆明园，起造得天上无双，人间少有。雕檐画栋，夹道迷楼，何处不鸳鸯作对？蝴蝶成双，巫峡行云，阳台会雨。照例正月一过，皇帝就移居园里。什么叫做适性怡情？不过是三十六宫，锁藏春色而已。这座园子，列祖列宗的幸福在此；造下无边的孽海，后来破国亡家也在此。诸位看我这部小说，就知道倾城

褒姒的化身，昭阳飞燕的祸水，汉宫吕雉的变相，金轮则天的淫行，都假这圆明园做个活动的舞台，黑暗的帷幕。

记得咸丰末年，来了杀风景的几个洋人，把一座园子毁了。园主人死不甘心，又仿照这圆明园格局，起造了一座颐和园。这颐和园格外鱼龙混杂，百戏翻新，演出许多怪剧，不但人眼睛里不曾瞧过，就是耳朵里也不曾听过。直闹到联军入京，那唱戏的停歇了一会儿锣鼓。以后鼓是打破了，锣是敲裂了，试问爱新觉罗的河山，又葬送到哪里去了！唉！我要替清朝政府下一个铁板注脚，叫做牝鸡司晨，为家之索了。长话短话不谈，但是以后结的恶果，皆由在前造的孽因。

我讲道光末年，国外的祸乱，是由鸦片烟酝酿成熟。其时五口通商，黄色人种中，已渐渐加入白色人种。黄白杂居，哪有个沆瀣一气的道理？国内的祸乱，是由白莲教蔓延四处。讲那白莲教最初的祖师，是一位姓徐名鸿儒，生于明末清初，由闻香教红阳教化出，依神托鬼，其宗旨很不正当。到了嘉庆年间，安徽出了个刘松，陕西出了个刘之协，湖北出了个聂人杰，四川出了个徐天德，闹得天下很不太平。后来该教又化出八卦教，由八卦教又化出天理教。什么林清呀，李文成呀，居然串通内监，直犯宫闱，设非有点准备，简直是闹得一塌糊涂。哪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直到道光末年，竟由一伙儿教徒，七处生火八处冒烟，一日膨胀一日，后来竟演成一座太平天国。你道是利害不利害，奇诧不奇诧呢？唉！后来太平天国灭了，那东捻西捻，又大肆凶焰内部，安清道友、哥老会徒，无非是这白莲教遗传下来的余孽。这种孽类，芟荆不完，剪灭不尽。到得清朝末造，南

部又演出三合会、兴中会，推定一位崭新人物，做个会首；北部又演出红灯照、大刀会，推定官场两位大老，做个会首。我这一部陆离光怪小说，分个内魔外魔，那外魔埋伏着地雷火炮，内魔引起导线，把一座专制的帝国，就断送在女主垂帘训政手里，岂不是个大大的劫数吗？

闲文少叙。在下要先叙述书中的一位主人翁。前人有集唐两句：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这书上主人翁，正是金轮则天皇帝化身。那外戚的威权，却不减武氏的气焰。记得清朝有一位最贵的贵族，叫做叶赫那拉氏，开国的太祖，就娶这那拉氏为后，世袭承恩公爵位。在这第八世上，有位公爷，名叫惠征，取妻佟佳氏，先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桂祥。这年是道光十六年，佟佳夫人又是怀孕。到得十月初十这天，夫人坐蓐临盆，忽梦着大大月亮入怀，一阵异香，还带些兰麝气味，当时产下一位千金，因取个乳名，叫做兰儿。承恩公夫妇非常欢喜。在旗人的心理，满族的眼光，能够生女儿报名注册，将来选入宫闱，为后为妃，便算是一门有喜，九族沾恩了。不上两年，这兰儿又添个妹子，名叫蓉儿。承恩公是一男二女，自然爱若掌珠，但比较起来爱儿不如爱女，而两个女儿之中，对于兰儿，尤格外骄惯。这兰儿生性明慧，赋质鲜妍，三五岁便粉妆玉捻，出落不凡，七八岁长就一副艳态妖容，光明四照。但于妩媚之中，含有一种威杀之气。读书虽未能过目成诵，然记性绝佳。

承恩公初任芜湖关道，携眷赴任。兰儿时年十一，在署坐厌了，每拉着家人杜福，出外游逛。这芜湖为南北通衢，西门外有十里长街，很为热闹，北路直通江边，什么茶坊酒肆、勾栏妓院，总是有的。起初还带着妹子蓉儿闲逛，后来觉得累赘，便单和杜福四处随喜。最爱听的皮簧，最喜弄的丝弦，耳目陶冶，气味投合，居然在外面嬉皮涎脸，在家里也便哼歌舞唱。承恩公是骄纵惯了，不但不去管束她，有时她唱起曲子，还颠头晃脑的替她拍板。原来旗大爷没有不爱唱西皮二簧的。不时高兴，招呼四喜班子进来，演几出新鲜戏剧，替兰儿消遣。兰儿到高兴时，也便艳服靓妆上台串做一出半出，这算是在芜湖的玩意儿。后来承恩公调任广州驻防，那广东更是烟花旖旎，粉黛风流。谚称：老不入川，少不入广。那老不入川，是因四川路险，年老难行，这句话是人人晓得的。至于少不入广，因广东有三种流毒，最易沾染。一种是鸦片烟。这烟从印度运到广东。广东人先受其害，虽经两广总督林则徐严惩痛办，谁知兵连祸结，英兵闯入内地，倒结了五口通商条约。从此明目张胆，把广东的人一颗心，抽得黑漆漆的。到了那里，几乎家家短榻，户户洞箫。第二是赌。广东的赌钱，非常利害，别的不讲，单是一种闹姓投标，能够买通关节，揭出榜花。家资输完了，拍卖妻房，拍卖儿女，世界赌豪，要算得数一数二，无出其右了。第三是嫖。广东的烟寮妓院，接屋比邻，深宵蝴蝶，白昼鸳鸯，春色撩人，浸淫祸水。男人家受了梅毒过给女人，女人家受了梅毒，又过给男人，叫做过癩。一般青年俊俏的男子，什么貌比潘安呀，颜如宋玉呀，弄的不巧，都变做些癩皮虾蟆，肿头肿脸的。俗称少不入广，就是这个道理。有

此种种孽因，所以造出茫茫孽海。

承恩公到了广东，其时四处教众，那太平天国的幕子，已渐渐要揭开来了，我且暂不管他。记得这年是道光三十年，兰儿已是一十六岁，身材也长高了，生成袅袅婷婷，齐齐整整，不讲别的，单论那副俏庞儿，真个杏脸桃腮，眉翠弯弯的，似秀蹙春山；眼波澄澄的，似月含秋水，喜笑起来，两颊有两个酒涡子；嗔怒起来，两眼却露出杀机。最奇的是弯弯眉毛，也会插入鬓际，那一把乌油油头发，梳个一字宝髻，真能滑倒苍蝇。这兰儿庄谐并用，到了沉静时，也会涉猎书史，于诸子百家，无不浏览；到了活动时，仍是哼西皮唱摇板，高兴起来，串一两出端午门小进宫，要算她的拿手好戏。广东城里，那些嫖赌的惯技，豪华的局面，也不知领略多少，窥破多少。什么油腔滑调，拍马吹牛，哪一句话，哪一件事，能瞒得住她！她有时也会陪承恩公躺在炕床上，烧烧乌烟，谈论些国家大事和外面时局。

这一天记得是六月天气。广东地方本近热带，终年的没有霜雪，絮袄夹衫，就可以混过冬天，春秋也就温暖，到得炎天暑月，自然是酷热异常。承恩公穿了一条靠油绸裤子，赤着脚，搭了一双趿鞋，身上披件竹汗衫，头上用根别发簪儿，盘起一条辫子，没来由躺在烟床上，手捧一支翡翠烟枪，对着玻璃的灯罩儿，只是吁吁的叹气。叹了一回，又连连的只管咂嘴。其时兰儿的母亲和她两个兄妹，皆不在这屋子里。独有兰儿，坐在旁边，身穿一套黑油绸的褂裤，映着雪白的肌肤，煞是可爱，脚下趿着高底鞋儿，靠着那八尺玻璃的穿衣大镜，一双皓腕，捧着茉莉穿就的一件花球，就近鼻子，在那里静悄悄的闻香。听见乃翁叹气咂嘴，忙抬起头

来，看一看承恩公的脸色，似乎愁眉不解，有偌大个心思，因笑着说：“你老人家有什么感触？”承恩公见女儿问他，也就拗起身子把烟枪向水晶座盘里一丢，仍咂一咂嘴说：“咱们这个官，是不能做了，这里乱子是闹大了。一晌不曾对你讲，适才在官厅子里，碰见南海县王老三。他讲那教匪姓洪的、姓杨的、姓冯的、姓萧的、姓韦的，一干匪徒，要在金田地方起事。这些忘八杂种的姓名，我都记不清了。”说着，用右手狠狠的将炕床一拍，不提防那支翡翠烟枪一支，把个玻璃灯罩子掀翻了，哗琅琅只在水晶座盘里乱滚，口头仍嚷着：“反了！……”兰儿不慌不忙，站起身来，一手扶起灯罩，一手按着承恩公大腿，笑说：“爸爸，你老人家不必着急这件事，女儿倒还清楚。你讲姓洪的，自然是洪秀全；姓杨的，自然是杨秀清；姓冯的，自然是冯云山；姓萧的，自然是萧朝贵；姓韦的，自然是韦昌辉了。有的是广东人，有的是广西人。咱们且不去查考匪徒的籍贯，但那姓洪的是个花县富户，他还有位妹子叫做洪宣娇。这洪宣娇，系嫁给萧朝贵。那个杨秀清又是洪宣娇的姘夫，为人甚是狡猾。这一出戏，要算杨秀清是个主动，那冯云山是位拆字先生，韦昌辉附和在内，的的真真是白莲教，后来又伙入耶稣教。”承恩公跷起大腿，手抱左膝，瞪着双睛，听兰儿滔滔汨汨的谈论，不觉咧着嘴笑说：“你这女孩儿，如何晓得外间事，打听得清清楚楚？但有一层，咱们听说耶稣教的教规，是非常严整的。你既讲到一干人伙入耶稣教，那洪宣娇就不该姘识杨秀清了。即使在前姘识姓杨的，这会也须遵守教规，彼此拆伙了。”兰儿摇着头说：“不然不然，你老人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笑话子很多，总是姓冯的教姓杨的主意，口称天

父天兄，借此妖言惑众，他老子起了点口角，竟编排他违犯天条，捆打不算数，当时就推出辕门砍了。”承恩公听到这里，忙摇着双手说：“算了算了！这些话，咱们不愿听了。”兰儿笑说：“你老人家既不愿听，女儿也不往下讲了，但这事，咱们该急切作个计较。这一个乱子发生，人民须遭一番恶劫，三年五载，十年八载，事情总料不定。”承恩公跺着脚说：“我晓得坏了，自从郑祖琛总督两广，日日看经念佛，全然不理正事。你不记得吗？上年姓洪的在花县被官捕获，收在牢内，该匪徒居然劫狱戕官，犯那无天的大案。他不但派兵痛剿，还要怪县官多事。现在纸是包不住火了，适才听王老三所言，他还要在大毗卢寺拜七七四十九天皇忏，求佛消灾降福，你道奇是不奇，怪是不怪！咱们瞧这些汉人做官，全然是葬送咱们旗人，丧心病狂，很靠不住。兰儿，你有日大权在握，对于那班汉人，很要留神。你娘生你的时候，梦见月亮入怀，那是很有意思的。”兰儿又笑说：“尽管有意思，现在谈不到此。但这郑制军看经念佛，却也有个脑头。听说他简放这里总督，请训出京，第一站歇宿，就碰着个须发苍苍的老者，说是：‘此去百万生灵，都要你郑先生营救。’姓郑的正在错愕，那老者又说：‘我非人乃狐也，天机不可泄漏，但愿……’说着，声随形灭。姓郑的受了这种感触，这种警告，所以到了这里，拿定主张，一盗不办，一人不杀，手里捏着佛珠子，嘴里念着阿弥陀佛。听讲姓洪的，姓杨的，姓冯的，姓萧的，是些白莲教徒，他以为白莲是大士化身，捕捉白莲教徒，必开罪莲台大士，不能治匪，而反养匪，不能剿匪，而反酿匪。爸爸说他葬送咱们旗人，未免冤屈他点。总而言之，姓郑的是个糊涂蛋。他糊涂，咱

们不能跟他糊涂，他会滚蛋，咱们不会滚蛋。依女儿个意思，这里官是不能做了，简直你老人家告个重重的病假，请其开缺就医。”承恩公点一点头，忙招呼杜福快请文案老夫子进来，当下说明病请开缺，专折进京个意思。主稿先生做的现成事，哪有不照办的道理。

无巧不巧，承恩公的折子，甫经到京，甫经朱批照准，这里已掀天揭地搅海翻江的新创造一座太平天国。诸位，要晓得猛虎出山，腥风四起，怒鲸跋浪，海国将沉，一座广州城，早已城门紧闭，吊桥高扯。可怜那个郑制台，佛珠子是捏断了，木鱼子是敲破了，因为高喊佛号，喉咙嗓子是暗哑了。风吹草动，一日数惊，始而虚惊，继而确耗。这时承恩公对着婆子儿女，终日价长吁短叹，咂嘴摇头。惟有兰儿举止如常，轮一轮手指说：“拜去的折子，该批回了。”正踌躇间，廷谕已到。承恩公忙排香案，恭读御批：“既系病重，准其开缺就医，钦此。”这当儿，承恩公仿佛是释了千斤重负，多时不见笑容，忽咧着嘴向他婆子说：“这回玩意儿，不是兰儿的主张，哪里还有今日？快点快点！你可帮助我掬掇大箱小栊的，就此收拾起来。赶得着明日动身就是，明日赶不着，就是后日。”话未说完，兰儿早插言说：“咱们虽是明公正气的回京，但这兵荒撩乱，到处教匪，粗笨物件不宜携带，拣那细软值钱的打叠几只箱栊，秘密溜出这广州城，沿途还要防备些汉奸耳目。”承恩公忙跺着脚说：“是呀是呀！兰儿高见是不错的。”话休烦絮，一面七手八脚的由包衣管家掬掇一切，一面由杜福雇好船只。旗人权力是大的，虽在戒严吃紧期间，都还呼应得灵，不上两日，早将交代办清，由广州将军那边派人接收一切。

从此承恩公遂脱了驻防关系，取路回京，有水路就坐船，没水路就雇车起旱。这时候烽烟不靖，伏莽聚生。才过了仙霞岭，到得福建邵武府的边界，地名叫做黄村。这村庄险僻非常，西山的日头，已奄奄沉没，树林子里鸟雀，叫些怪声，很是怕人。依兰几个意思，还要趲行一程，赶个大大镇市歇宿。承恩公摇着双手说：“什么刀山剑岭，咱们都爬过来了。俗说：死生有命，万事由天。我总借着你的福气，遇事化险为夷，转凶逢吉此时我实在困乏极了，就在这里找个宿头，多给人家几个钱文，怕有意外，夜间大家放醒睡点。”一众包衣管家，听见主人这几句话，不等分咐，早是寻房屋的寻房屋，押车载的押车载。恰巧黄村有个黄姓人家，前到后有三进屋子，听说是位官宦，要歇宿这里，忙忙出来招待，腾出房间，让开床铺，实腾腾挤满一屋。承恩公急不暇择，就夫妻子女占住一所宽大房间，其余仆婢闲杂人等，胡乱的将就住下。房主人姓黄叫做黄文钰，年纪有四十来岁，生得獐头鼠目，有两撇胡子，嘴里操着闽音，蛮声舌，和人讲话，大家都不明白。上灯以后，掬掇些酒肴出来，承恩公也不管对味不对味，便将将就就地吃个一饱。兰儿瞅着眼向桂祥说：“阿哥，你今夜是要放明白些，招呼杜福他们，不可大意。”桂祥笑说：“咱们知道。”话虽如此，沿路上辛辛苦苦，得着个打盹所在，哪能提防了许多。一到二更时分，东边的人眼也乜了，西边的人头也斜了。老夫妇和蓉儿早是躺在床上，呼呼的竟入睡乡了。

桂祥初尚挣扎，瞧见大家打盹，他也就伏在桌上。兰儿无可奈何，只得在行篋中取本书出来，剔去烛花，随意翻看了几页，耳朵旁边忽地送过一起胡哨声，心知有异，忙抬身

走至哥子跟前，伸手把桌子狠狠的一拍。桂祥冒冒失失的嚷说：“强盗来了吗？”用手只是在眼睛皮子上揉擦。兰儿也就高声说：“你……听见吗？”话未讲完，兰儿先趑过床前，用手把承恩公夫妇一推，嚷着：“快起！快起！”就在床角提了一个小拜盒，更不迟疑，一溜烟跑过后院子去了，这且不提。

这里承恩公夫妇一骨碌爬起身来，灯下瞧见桂祥，早是索索个抖战。这个当儿，屋前屋后，已是大踏步的声响，不消说得，两扇大门，早被石块冲开，当先闯进一个胖都都的大汉：粗眉暴眼，长着一脸的横肉，头上扎裹着红绸子，手拿一柄三尺来长三寸来宽的钢刀，好似凶神附体，嘴里嚷说：“哪里来的么么，还不快快的献宝！”后面一干人马，也就蜂拥而上。桂祥挣扎着拦住房门，嘴里迸出一个字：“谁呀？”这谁字还没出口，那位胖都都的钢刀尖口，早逼着桂二爷个颈项脖子。桂祥一吓，早把个头一扭，扑通往地下一跪强着舌头说：“是大……王。饶命！”接着佟佳夫人颤巍巍地说：“咱们有的大小箱笼，听凭朋友们搬取。”那胖都都的头脑说：“你这婆子讲话，倒还爽撇。”忙把左手一招：“兄弟们进来搬呀！”不消说得，早上来些个红绢缠头，带着明晃晃的刀枪的人，七手八脚地闯入房间，把所有的大箱小笼，一箍脑儿总搬运出去。此时是七月天气，暑热未尽，大家穿的衣裳，无非是靠绸单绢，剥无可剥。如在严冬，穿些细毛紫貂，那就靠不住得很了。

在下顺手来交代：这胖都都个首领，姓黄名文金，凶悍异常，绰号黄老虎，同房主人那个黄文钰，算是堂房弟兄。承恩公安顿这边，那黄文钰早鬼鬼祟祟的给信与他。他也在

白莲教下受过姓洪的姓杨的秘密扎付函件，所以一伙的人，都用红绢扎头，蓄起毛发，后来在太平天国，居然封做堵王，不有特别的本领，特别的行情，何能到此！此是后话。这日打劫些大箱小椏，还亏着桂祥跪地求饶，那佟佳氏太太讲了两句漂亮的话，保全一家生命。当下一个胡哨，那黄老虎便带领着一伙人走了。他们走后，悄无动静，那一班包衣管家，男女仆役，一个一个的方探头探脑的出来。这个当儿，兰儿挟着一个小拜盒，也从后院子里赶来，进得屋里，瞧见她的爹妈，和两个兄妹，还是索索的抖战。承恩公叹口气，早是泼梭梭的眼泪夺眶而出，说声：“咱们好命苦啊！打的一冬腊八粥，弄得个干干净净。”兰儿吓唬笑了一声，说：“有你个女儿在，还怕将来不……。”讲到这里，承恩公忽破涕为笑说：“是呀是呀！你的福气大，咱们一家子都倚靠着你呢，就是今日财去人安，也算是托你福庇。”佟佳氏说：“言虽如此，咱们身边一些没有，怎么回得家乡？”其时蓉儿眼快，用小手指着她姐姐的夹肢窝说：“那不是咱们一个小首饰盒子吗？我记得里边还放着金子珠子宝石，不是很值钱的吗？”桂祥个傻货，挣起来就用手夺取拜盒。兰儿笑着说：“给你给你，你好歹就这点点用处。”承恩公也就瞅着眼睛说：“我都替你苦馊了，拿兰儿比你，拿你比兰儿，真正一个天鹅，一个癞虾蟆，算了算了！”

长话短话不谈。一夜不曾睡觉，一到天明，寻找房主人辞谢，哪里有个踪影。车载也减轻了，仆役人等见主人事败，从夜里就逃走了一半，沿途又有托故不走的，又有借换金珠，一去不回的。承恩公养命之源，度日之费，不过在一个小小拜盒，哪能经得起七花八花，未到江苏的地界，早已